



心灵鸡汤 回如兰

如履薄冰

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，让脚下温润丰满的土地结上了厚厚的冰。

上班的地点，离家有一段距离。于是，每天要在冰上走几遭，在冰上行走的时候，从来不敢放开步伐，心也跟着阵阵紧缩。其实，我们可以放眼四望，四周应该有着更好看的景色，一树银花，抑或茫茫雪原都可以让我们的眼睛享受到视觉的盛宴，但很多人从来不去看。

下雪了，地上了有滑溜的冰，倘若心中有恨，我们的心灵也会蒙上层层冰霜。

曾经有一个闺中密友，好看得像春天的花儿，优雅的气质为她赢来了成功的爱情，小家温暖而时尚。但幸福的日子随着女儿的降临奏出了第一串不和谐的音符。婆婆抱怨她好花结不出好果，良种遇上了盐碱地。爱人虽然默不作声，但英俊的五官也在一段时间挂满冷冷的色彩。

她的优雅随着一系列的变化也开始了变化。爱人回来的夜晚，她不再亮起一盏灯为他守候。甚至，不再和他相拥而眠，借故照顾女儿支开了他。其实，女儿打出生起，就睡在了婴儿床上。最让人惋惜的是面对一脸歉意的爱人，她的眼里却没有了谅解。爱人逗女儿的串串音符，也成了刺耳的嘲讽。当婆婆喊着“小心肝”让奶奶抱抱时，她更是一脸鄙夷……

“恨”犹如劣质的化妆品，日复一日破坏着她的美丽；不能宽容的心日渐狭隘，就像一棵曾经枝繁叶茂的大树，因为有了蛀虫，就再也长不出健康的叶子。

但她自己，又何尝快乐？

每当她固执地在深夜独自带着生病的女儿敲开诊所，她并没有换来同情的眼神，除了不解和猜疑，她感受到了更多的冷漠。邻里邻外，也从最初的关受到了后来的冷淡和避开。

她年复一年行走在心灵的冰上，岁月把衰老和不幸很快赐给她做礼物。因为把女儿视为自己的私有，她无暇在工作中投入更多的精力，很快被单位里的人才挤下了奔驰的列车。婆婆已经从她的家中搬离，爱人以事业忙碌为由把家当成了驿站，日子以更严峻的姿态伫立在面前……

其实，当她把生活的第一串不和谐音符直接放入冰箱时，多彩的生活就被这块冰覆盖了。而她又拒绝了一次次化寒为暖的机会，所以她只能一生行走在冰上，和寒冷相伴。而那些聪明的人，却懂得把生活中的不和谐不美好串起来，挂在阳光下，让阳光温暖的手一遍遍去抚摸，直到不明丽的音符抽出丝暖暖的元素。



陈生彬彬有礼把我送到舞场外

他们是搞建筑的包工头，识字不多，挣得却不少。男的脖子上挂着两圈粗大沉重的金链，手上是宽宽厚厚的钣金戒指，腰里还挂着那时刚刚兴起的BP机，还是汉显的；女的手上脚上，也都套着金灿灿的手链脚链。

听说，他们把挣的钱都已寄回了汕头老家，家里已盖了两层小洋楼。平常，他们穿得很朴素，男的叫阿康，一身工装，女的叫阿萍，一身花衫花裤。他们的年龄还不到三十岁，看上去，却是四十多岁的样子。

再往东边的一家，住的是西安的文物贩子阿三，他的女人水灵漂亮，叫阿香，是四川人。阿三魁梧英俊，只是看上去，身上似乎浮了一点油滑的气味，皮肤黝黑，颇有些风霜的样子。

后来听阿香讲，他们是在来海口的船上认识的。

最东边是武汉音乐学院的两位音乐家。女的叫阿莲，除早五点半起来跑步、做操、练声外，白天她一般是躺在床上睡觉，晚上则化上各式各样的浓妆，穿上各式各样的漂亮衣裙，去海口最大的俱乐部——世贸俱乐部唱歌，一晚上能收入一百多。如果有人点歌，给小费，收入就更高了。

除了在世贸唱专场，她还常常被其他歌舞厅请去表演，唱半小时，收五十元。

她的衣裤鞋袜和手包，做工精细质地优良，又漂亮又多。

我和阿香见了，总忍不住艳羡。



灯下漫笔 回寇淘

一想到乌鸦，我首先想到的是乌鸦和狐狸的故事。在那则故事里，乌鸦是愚笨的。它不但愚笨，还羡慕虚荣，经不得狐狸几句花言巧语就飘飘然。这倒好，眼看到嘴的肉，一转眼，就到了狐狸嘴里。你说乌鸦笨不笨？不过，乌鸦到底有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笨，恐怕谁也说不清。

且不论乌鸦到底是不是愚笨，先来说说乌鸦身上的优点。其实，在我看来，乌鸦身上是有很多优点的。先来看乌鸦的身体，它的羽毛由黑白两色组成。这是多么美丽的搭配。它不像麻雀，黑不黑，白不白，灰不灰的，也不像啄木鸟花里胡哨的，更不像老鹰，毛里还掺着杂色。它是美丽的，黑白搭配让你无可挑剔。再来看它的歌喉，乌鸦有一副好嗓子，在前面那则故事里，我们已经见识过了。如果不是乌鸦羡慕虚荣，在狐狸面前展示自己美妙的歌喉，那块肉也不会落到狐狸嘴里。但这只能说明乌鸦羡慕虚荣。相反，连狐狸这么聪明、骄傲的家伙，都夸乌鸦的嗓子好，那乌鸦有一副好嗓子看来是不会错了。



草堂文画 回冯杰

判若两鸡

鸡是与平民连在一起的，“鸡犬相闻”说的是平民常态，皇宫豪宅自然不会出现这个单词。

小时候记得外祖母纺花时，那些小雏鸡三三两两卧在姥姥的腿上，它们在嚶嚶的纺花声里，安然入眠。

以后我家养过腴腆脸红的母鸡，昂首挺胸的公鸡，你绝对想不到它们的来历，除了来自乡村暖房，有的竟是姥姥从即将下滚滚热锅的“毛蛋”里，从狗嘴里，从猫口里抢救过来的小小生灵。

独家连载

我要富贵 (十四)

林雪 著

小说道出了在中国做一个成功民营企业家的真谛与天机
新一代知识精英“王石”们的私人版，最真实的“激情与梦想”
最撼动人心的爱恋与追随、深情与执著，最无奈与最残酷的背叛和纠缠

她男人拉小提琴，叫黄健，收入据说比阿莲还高。

四家人中，收入最少的是我们俩，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的打工仔打工妹，挣一份老实钱，辛苦钱。

也许他们看我们年轻，又有知识，前途无可限量，所以并没有瞧不起我们。

以上是我们四家房客的基本情况。

每次聚在一起吃饭时，小广东话最多。他总是讲他这个礼拜接了哪单工程，到哪去招人，工程进度如何，有时候，又骂那些内地来的工人如何懒，如何不好管，总之还是广东人好，勤快，能吃苦，做活精细。

他拖着长长的广东腔总结道：“嗨，你们内地人，出来挣钱，又不肯吃苦，哪能挣到钱？天底下，哪有又轻松又挣钱的好事？”

听他这样贬损内地人，虽知道不是说自己，其他人的脸上还是有些讪讪的，只碍于情面不好发作。我听了就有些烦他，不客气地说：“阿

完美的乌鸦

事实上也是，乌鸦的确有一副好嗓子。它是动物界天生的高音歌唱家。乌鸦声音洪亮、高亢，很有震撼力和穿透力。凡是听过乌鸦声音的，大概都会感动心颤。想想那声音，难道你不觉得它的嗓子很好？但人们似乎并不喜欢乌鸦的声音，它空有一副美妙的歌喉，只能去给它的同类们展示了。这不，它刚刚还在狐狸面前展示过呢。

人们常说，乌鸦嘴，意思是说，从它嘴里吐出来的就没有好话。乌鸦叫，一般被人预示着不祥。但也有些地方例外，比如在西藏，乌鸦就被叫做神鹰，它的叫声当地人认为暗示着吉祥。我至今没有到过西藏，我在书上看到这种说法时，感到很诧异，怎么差别会这么大？老实说，乌鸦的叫声，究竟在向人们暗示什么，我想，没有人能够说清。但有一点，我深信不疑，乌鸦是天生的预言家。它的叫声，一定包含着很丰富的内容，绝不单纯是人们以为的吉祥或不祥。

我从没见过一种鸟，能像乌鸦那么完美。



聊斋闲品 回魏峰

三个女人一台戏，四个男人像说书。

女人们在一起，犹如一台戏，往往比较注重营造氛围，讲究情调——布景、灯光、道具，必须一应俱全，缺一不可。这样，才不会影响到她们的心情与感情抒发。因为，女人的心，就好比一支温度计，环境的些微变化，就可以直接映照在那一张温润的脸上。所以，场合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她们言谈的深度和广度。

男人们坐下来，好似在说书。说书，不过一桌一椅一壶茶，或者一壶酒，如此而已。在街头路边，茶馆酒肆，都可作为男人们高谈阔论，纵横捭阖的绝佳场所。

既然是演戏，就必须投入感情，就必须进入角色。不然，太浅了，根本打动不了自己；太过了，又让别人无法感同身受，引不起听众的共鸣。一个人说到伤心处，可能大家都会潸然泪下；有人讲得动情了，自然也会令在座的几位浮想联翩，触景生情。女人们谈论的话题常常与自己密切相关，并且是身体力行的，比如操持家务，比如相夫教子，还比如奉养长辈。在话题中，女人既是演员，又是观众。感性，是女人的象征。

既然是说书，当然是话在书里，人在书外。说者，只管说；听者，仅作参考。男人们的话题中，很少有自己。他们聊的大多是宏愿，是蓝图。即

女人演戏 男人说书

使，有什么想法，也不会拿自己类比他人，顶多说说他对别人不成熟的看法和建议。所以说，男人触景生情的少，触类旁通的多。理性，是男人的特点。

三个女人一台戏，还要看和谁演对手戏了。因为，一般女人在乎和谁聊天、聊什么内容。如果仅仅是同事，只能说一些日常生活中鸡毛蒜皮的小事。比如，酱油是用香港加加的好呢，还是用武汉的老抽王实惠；再比如，老公的臭袜子是自己亲自动手洗呀，还是往洗衣机里一扔了事呢。不是哪一个人，都会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，只有到了闺蜜的份上，才可能导之以行。从这一点来说，女人的真正知己并不多。

四个男人像说书，只要是给面子，情愿听的都是客。在某些方面上，男人们的思想很容易统一，一杯酒下肚，方显英雄所见。只要你我谈得来，五湖四海皆兄弟。不管是事业上的伙伴，还是饭桌上的酒友，男人在何时何地，最不能或缺的就是哥们儿。

虽然，这里的女人和男人，仅是生活的一面。不过，就是这一面镜子，却照出来了男女真正的面貌。以笔者看，生活再怎么纷繁复杂、瞬息多变，女人都要不失为一个女人，男人都要保持一个男人的本色。人的不同，在于性别；社会的和谐，在于差异。

屋中响起一片惊叹。

“这是李鸿章家的镇宅之宝。这还有一幅唐伯虎的仕女图。他一共画了八幅，这是第八幅。”说着，他把玉观音交给阿香，自己又展开了一幅画。

众人果然又是一片惊叹，眼睛都直了。

古色古香的画上，一位古代仕女，发髻高高缩起，插在发髻上的发簪精致美丽，妇人的前额宽亮，凤眼，樱唇，半裸的酥胸高耸饱满，泛着迷人的光晕。她的柳腰微弯，轻移莲步，仿佛在做一什么游戏，是追蝶，还是捉迷藏？

背景是两三棵形态各异又互相呼应的树，和一些小草，还有一个小童和蝶。

这是一个典型的古代贵族妇女形象，优雅高贵，性感，慵懒，风韵万千。

被这古代妇人一照，我们三个女人，包括阿莲，顿时显得俗陋不堪。

这么好的珍贵的东西，怎么会到了阿三这个不声不响的人手里呢？

“这绝对是真品，你们看了就看了，不要张扬出去。”

“阿三，老哥，你是真人，还是你路子野，来，咱们喝酒，我敬你一杯，你老大。”

看来阿康打从心里先佩服了。

“其实，我这钱也不好挣，是卖命钱，现在真正好挣钱挣大钱的，是阿健两口子，你们说，对不对。”

阿三喝了两口酒，讲了心里话，大家都说对对对。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